



沉重的文化遗产

八股文在明清时期达到发展巅峰。就文学来说,特别是对于明清以来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关系重大。不了解八股文,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明清以来的文学史。因为明清时代的作家,每一个脑袋都深深地打上了八股的印记。科举、八股,固然禁锢、僵化了文人的思想,但用以禁锢文人思想的儒家经典,本来就不全是糟粕。

八股这种形式,本身就是总结以往文学创作经验、特别是宋末以来古文评点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形式美。用这种形式,可以代圣人立言,也可以写百姓心声,乃至如清初一些名家将《西厢记》中“怎当他临去秋波一转”等许多名句为题写就了一批优美的文章。八股作为一种、仅仅是一种形式,何尝不美。丑就丑在将一种美强制统一成一种固化的、唯

此独尊的、要当官发迹所必须尊奉的模式。事实上,八股作为一种用汉字成文的独特的形式美,它的确在中国古代建构各体文学的形式美及美的形式理论过程中,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可是自从晚清将八股与鸦片、缠足等量齐观,定为中国最丑陋的东西,继而又刮了一阵“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声讨风之后,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把科举、八股就简单地当作是洪水猛兽、砒霜毒药,对有些文学家、批评家动不动套上一顶“八股遗毒”的帽子,粗暴地加以否定。1922年,范疔最早写中国文学批评史著时,说“现在八股已废了,没有人再回顾他。但是七百多年历史上的事实,及其影响于文学思想和社会现象的实在不少。”民国期间能说这样的话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了。至于在文学史著作中,自

1934年宋佩韦的《明文学史》之后,一般都不提八股文了,提到的也大都将是它一笔骂倒。1996年,教育部组织编写《中国文学史》时,主编袁行霈先生叫我负责明代部分,我坚持要将《金瓶梅》写成与《三国》《水浒》《西游》并列的一章,将八股文写入文学史。袁先生最后支持了我的意见。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大都也这样办理了。

但我觉得,当时虽然将八股文写了一节,但没有将八股对明代各体文学的渗透与影响写出来,还是十分遗憾的。然而,真正要这样写,也很难,因为目前有关科举、八股对明清文学与文学批评具体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因此,有必要在新的时代对这个问题作新的、深入的研究。

黄霖(文科资深教授)

楼角有棵凤凰花

凤凰花虽为热带树种,却也不惧寒冷。大楼下那棵凤凰树年年都早绽花意。

春夏交替的时节,乍暖还寒,也是呼吸科较为忙碌的时候。早早地来到门诊室,打开电脑,看着屏幕左边一栏排满了待就诊的患者,我赶紧把刚打开的那瓶水又拧上,呼叫第一位患者就诊。由于是普通门诊,并没有什么疑难杂症。眼看着就只剩下最后两位患者了,我习惯性地仰起头扭了扭脖子。

“医生,我儿媳乌花红最近老咳嗽,你能给看看吗?”一位老妇人探头问道。我瞄了一眼电脑,发现乌花红预约的是9:00-9:15这个时间段,不知为什么现在才来。正想着,便见被老人推开的门中走进来一男一女,边走边用手语交流着。我此时已猜出几分,不免有点紧张。因为传统中医诊断依据的是望闻问切,诊断结果需要患者“自体感”和医生“他体感”间的相互印证,即《笔花医镜》所谓“而再切其脉,合诸所问、所望,果相符否”。中医师在进行脉诊或望诊过程中与患者间看似随意的交谈,实则已经采集患者病痛所在、持续时间及诱因等信息,并在内心完成了诊断的“聚焦”。一如宋代医家杨士瀛所指出的“至于有疾,必先告以所患,而后诊视,使医者了然。”

“医生,她是听障人士,但上过大学,你们可以文字交流,我来补充。”看到我仍在沉思,她婆婆补充说。我听完内心略感欣慰,先像个老师一样在A4纸上问她对咳嗽、痰喘、喘息、胸闷等的理解,然后才正式开始“问诊”。

随着纸张逐渐堆满文字,结合脉诊、望诊和肺部听诊,我有了初步诊断。但当我建议她去做肺功能检查时,她却写下“拒绝”。是不是觉得检查贵?想到这我赶紧和她说明该项检查的必要性以及报销政策,她看完我给她的说明,只是在“拒绝”二字后加了两个“!”。她婆婆解释说她之前也曾试图做过肺功能等检查,但都因无法配合而失败,这让她非常痛苦,感觉自己一无是处,说以后再也不来医院了。我正和她婆婆聊着,就见她在纸上写:“我要吃中药!”我想还是让她爱人来做她工作吧。谁知刚一开口,就听见她婆婆说:“我儿子也是听障者,就依她。来之前我们商量好了。”

“既然你们坚持,那就在这里签个字吧!服完药后若症状改善不明显,你们过来,我再想办法协助她完成检查。”正说着就看见她慢慢伸出右手,握拳,伸出拇指,轻轻弯曲了两下……看到我不解的表情,她婆婆说:“她是在感谢你呢,说你是个好医生,这几年来你是第一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和她聊病情,并给她细致检查的人。”听完,我鼻子一酸,想起东汉名医华佗的一句话:“是以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其次则医其未病。”

“医生,那最后一位‘患者’是我,我没事。就是怕她耽误您太多时间,才挂了两个号。之所以等到最后才进来也是怕耽搁其他患者的时间,给您添麻烦了。”听她婆婆说完,我没有言语,带着他们去窗口退了号,抓了药。

回来的路上,我一眼看到楼角的那棵立在阳光下的凤凰花,恰似一团熊熊燃烧的火。

高振(附属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医生)

光影书画

樱桃红了

樱桃红艳映春晖,微风吹动情无边。保卫处门前的樱桃又红了,五月马上迈进复旦园了。 摄/邓海兵(教工部)



学会与“心中的老虎”相处

森见登美彦评论中岛敦的《山月记》:“在胆怯和骄傲间迷失方向而堕入狂乱的自尊心,最终让李微化作一头凶虎,将他放逐出了人世。”而森见自己,“也许每人都有一个时期,会像赫尔曼·黑塞一样喊出‘要么成为诗人,要么什么都不是’。但当误入死胡同同时,也会屡屡化作在四叠半房间中独自咆哮的凶虎。”可他又在随笔《为了与心中的虎重逢》中说:“写小说是我内心的虎。”如果心中的老虎不“从森林深处现身”并“助一臂之力”,小说就写不出来。

我的着政项目研究森见登美

彦的轻小说。在这过程中,我清晰地从自身发现了森见登美彦。那种狂妄、焦躁、自我谴责的愤怒,那种因为行动力无法匹配决心的“滞重”之感,那种因为过去的错误以及偏离计划的懊悔,不就是森见登美彦反复描绘的吗?在根本上,这些情绪都来源于想要突破——或者说想要僭越自己所受限制的冲动。

应该如何与“心中的虎”相处呢?与其设想从来不错误的“虚拟完美过去”,然后批判现在的生活,不如承认承认自己所受的限制,知止而后有定。

我仍然憧憬着更有决断力的

第一,做好谋篇布局。根据要求确定各部分篇幅,从宏观上把握整体框架。第二,将大任务拆解为小目标。天下难事必作于易。结合自身能力情况,制定具体的计划,定期收集资料和研读文献,每日写作1000字左右,有利于化解压力,保持节奏感。第三,按步骤推进。在完成初稿期间,侧重于填充内容,不必纠缠细节,进入修改环节再进行完善和打磨。相信按照以上步骤,就能在完成学位论文的过程中保持一定的节奏感,免于因“最终期限”而焦虑不安。

大部分博士生在投稿时总会遇到冷漠回复、石沉大海、漫长复审、拒稿、录用不刊的情况。“百投百中”无疑是一种奢求,但期刊偏好并非无迹可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投稿前可以通过导师、学长、学姐,或是在网络上了解期刊的评价、风格和年度选题。绕开口碑不佳的期刊,按照编辑要求完善文章,有的放矢就能提升成功率,这对于形成“研究——写作——发表——研究”的良性循环十分关键。

除了论文“难产”和投稿碰壁外,跟深晦涩的理论、同辈压力、导师否定以及伤病困扰也使不少博士生忧愁。尤其是自己在茫茫文山书海里找不到创新点,周围同学的成果却接连刊出,时不时受到导师的质疑和批评,再加上偶尔出现的身体不适……都可能增添几分沮丧。

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艰难的时光,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历经艰辛探索后,就能体会到类似陈望道老校长沉浸《共产党宣言》时、阿基米德顿悟那一刻的满足和喜悦。那种接近真理、豁然开朗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足以抚平此前走过的所有坎坷。

总之,科研的道路有点苦,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孙昊鹏(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自己,想要自己把握自己。慢一点不要紧,困难或者繁琐不要紧,之前的失误不要紧,进度不够也不要紧。从现在开始吧,认真、积极、有定性,做自己知道该做的事。通过着政项目,我在探索中建立起了应对瓶颈的刚勇诚挚。

我“心中的老虎”依然在那里,它咆哮着催促我狂奔,促发我研究的激情,但是同时,我也逐渐成为了“有定性的傻瓜”。

刘冠麟(中文系2023级硕士生)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fudan.edu.cn